

浮生小趣

张	王	呼	郭	墨	尹
	书		嗣		雪
放	川	啸	芬	人	曼



I267
179

0070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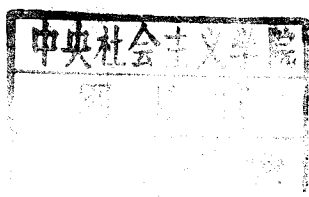
浮生小趣



200407577

● 台湾散文名家名品丛编

常君实 主编



(京)新登字030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生小趣/尹雪曼等著;常君实编. —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94.5

(台湾散文名家名品丛编)

ISBN 7-5004-1523-0

I. 浮… I. ①尹…②常… II. 散文-台湾-现代-选集 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94) 第01121号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)

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: 8.875 插页: 2

字数: 223千字 印数: 1—5000册

定价: 8.00元

编 选 说 明

常君实

今年一月，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“大陆作家访问团”到台湾访问，这是两岸分离四十多年，大陆首次组派作家代表团到隔海相望的祖国宝岛看望作家同行，也是对去年以台湾著名作家尹雪曼为团长的“两岸文艺交流访问团”来大陆访问的回访。

代表团于一月十二日抵达台北，一月二十一日圆满结束访问返回大陆；我因为在北京主编着包括这套《台湾散文名家名品丛编》在内的三套台湾文学丛书，要在台湾联系一些书稿，会见一些作家朋友，因此多停留了一个多月。从台湾北部到南部，我见到了一百几十位著名作家，我们谈论最多的，当然是两岸文化和文学交流的情况，我希望更多地了解台湾现当代文学，了解著名作家和文坛新秀的创作状况。台湾作家朋友们一致认为，从抗战胜利前到当前，台湾文学创作上成就最大的、出书最多的，当推散文、杂文作品。

就我读到的台湾作家写作的为数不算太多的散文作品，以及查阅资料所了解到的数量众多的散文作品的情况，我认为几十年来，台湾作家写作的数量惊人的散文作品，不仅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应该占有着重要的地位，同时也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一份珍贵的财富。

近几年来，大陆各地虽然出版了一些台湾作家的散文作品，但包括的作家太少，作品也太少。为了让大陆的广大读者了解台湾更多的作家和他们更多的作品，对他们的作品今后在大陆推广

出版打下一个基础，我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约请，编辑了这套丛书。

这种集数人作品为一集的编辑办法，是“五四”以后几十年来，大陆和台湾的出版社经常选用的一种作品出版方式，并且是十分受到读者欢迎的。这种选集台湾散文作品在大陆出版还是首次，我相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。

1994年5月15日于北京

0021/ES

目 录

尹 雪 曼

- 3 旧年
- 5 可喜的同伴
- 7 风雪怀乡
- 12 高港情调
- 15 闲话短视
- 17 闲话吃饭
- 20 柏林的窗花
- 22 阿姆斯特丹的花市
- 24 意大利的小麦田
- 27 我爱全州
- 29 受伤的自尊
- 37 接吻桥与石狮子
- 45 美国的月亮是“方”的
- 53 恋爱·结婚·黑太太
- 61 再见吧，梦

墨 人

- 73 姹紫嫣红
- 76 琵琶行里思故乡

- 80 清秋
- 82 故乡山水
- 85 世外桃源桶后
- 90 市声与天籁
- 93 梅雨夜谭
- 97 大海与细流
- 98 浮生小趣
- 100 名利得失寸心间
- 104 单城记
- 巴黎走笔
- 111 蓝天·白云·春雪·丹麦
- 113 萧斋片羽
- 116 想作神仙未入禅
- 119 林下絮语
- 122 岁暮低语
- 126 虚心求知，默默耕耘

郭 嗣 芬

- 131 小楼听雨
- 132 蜻蜓
- 134 雨夜
- 135 山道上
- 137 紫花
- 138 浪花
- 140 黎明
- 141 沙滩
- 142 小屋与梦
- 144 永恒的山
- 146 旧居的怀念

- 147 蛙鸣
- 149 种花
- 151 苍茫云海路
- 157 云深不知处
- 161 新春花会

呼 啸

- 169 飘零
- 172 悼亡弟
- 174 四月的哀思
- 176 红芍药
- 177 月下忆
- 179 梦残月夜
- 180 心曲
- 182 原野小唱
- 183 夏日
- 186 秋野
- 188 薇薇的生日
- 190 寻梦
- 191 春愁
- 193 大榕树
- 196 故乡的春节
- 198 孽缘
- 201 恨逢迟
- 204 梦乡异境
- 208 陶然亭的早晨

王 书 川

- 213 归乡

- 215 故乡——桃花谷
218 重逢
220 跑当铺
224 四十块银元
226 泛黄透绿的草席
228 唉，母亲
232 蝉声
234 放鹅女
236 夜行人

张 放

- 241 鸡鸣早看天
245 不是过客
249 春水碧于天
253 咱们的月亮挺圆
256 垃圾文艺
260 喝茶
264 吃面条
268 洗温泉
272 雪之舞

尹 雪 曼 (1918—)

原名尹安荣，台湾著名的小说家、文学史家、散文家、杂文家、学者，现任台湾中国作家艺术家联盟会长、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、台湾《中华文艺》月刊社社长、《文艺新闻》社社长等职。原籍河南汲县。西北大学毕业、美国米苏里新闻学院文学硕士。曾长期担任报社记者、采访部主任、总编辑。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43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、散文集《战争与春天》。1949年由上海到台湾定居，四十多年来创作了大量的各种体裁的作品，结集出版的已有四十多部。

近几年来，尹雪曼曾多次来大陆访问，并多次率领台湾作家代表团赴欧洲各国和东南亚各国及日本、韩国等国访问，1993年又率领台湾“两岸文艺交流访问团”到北京、西安、上海、杭州等地参观访问，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和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旧 年

——故乡小记之四

离开故乡整整二十年了，二十年来。虽亦曾年年过旧历新年，可是却始终没有觉得那儿的旧历新年特别值得怀念。那是：不管新新年、旧新年，过尽管过，但过去也就淡然忘了，好像根本没有那回事一样；就有，在心理上只认为是“应景”罢了。

这自然是有原因的，但这个原因，我想不外是一个人只有在无忧无虑的童年，才会觉得年节的特别可爱；当年纪慢慢大起来，心理上已有负担，不再像从前那么单纯；因此，年节的欢乐，也就渐渐减色，其次是我们中国人既是特别重视旧新年，但旧年却是一个平安、稳定、保守的农业社会的“宁馨儿”；可是二十年来的中国，不断的烽火战乱，早已将那个稳定的社会背景破坏了；旧新年不再像二十年或三十年前那样的多彩与辉煌，自然也是难怪的了。

因此，到了这几天——农历元旦前后，成年人尽管忙着张罗过年的一切，但心上却不免悄悄的回忆童年时代旧年的欢乐。特别是近年从大陆流亡到宝岛来的人，这种心情恐怕更是特别强烈。那一连串逝去的日子，在大雪纷飞中，穿戴得整整齐齐，打着灯笼，跟年轻的叔叔、哥哥弟弟，成群结队到本家或街坊邻居家中去拜年；或是坐着马车，穿着新衣、新鞋、戴着新帽，赶十里八里路，到亲戚家中去拜年；大风在呼号，两只脚在车上冻得冰凉、僵直；鼻子、耳朵在寒冽的空气中，变成紫红色；拉车的骡子，喷

出来的热气凝结在胡子上，变成了个白胡子妖怪，……想起来，似乎都特别有味些。

但最使我难忘的，是每逢过年时，我的一位堂叔的“勇敢”！（勇敢这两字也许不太恰当。）因为直到今天，我们每逢年前，总要理个发，刮个脸，二十年前，在我的故乡——黄河北岸的一个小镇上，人们更是注意这点。但是那时留“洋头”尚不流行，乡下人对此道尤不敢“领教”，所以到处尚是光头世界。可是因旧年天气太冷，人们虽剃个光头，却是谁也不敢不戴帽子的。但是唯一的例外，就是我的这位堂叔。他不但不管天气如何冷，即是刮大风，落大雪，冻得人直叫，他仍旧光着一个发光葫芦似的脑袋！领着我们一群孩子，到处去叩头拜年，恭喜发财！

因此，当我远离故乡，到处漂泊时，每逢旧年，他的发光葫芦似的脑袋，总会生动的浮现在我的眼前。他是那么健壮，当年红光满面，结实得像一头公牛。有一年，我们十几个半大孩子跟他去拜年，他走在最前面，像火车头那么有劲，脚步飞快，使我们在后面非用小跑步不能跟得上。但是，虽然如此，我却仍能分出一大半的心思，去呆望他那又青又光的脑袋瓜上，袅袅升起的白烟。

但是二十六年的秋天，当我离家前夕，他却给县政府抓去了。原因是他在我镇上经营着一片杂货店，有天，他的店前来了一位外乡人，拿了一捆铁丝要卖给他；他本来不经营五金的，但因那个外乡人说没有盘缠，希望他帮帮忙；于是他才胡乱地收下来。可是当那外乡人走后三天，县里的保安队便派来一队兵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拿了那捆铁丝并把他捆起来便带走了。罪名呢？据说那捆铁丝是电话线，我的这位堂叔涉嫌盗窃交通器材！

“罪名”自然不小，于是我们族里便派好几个人进城活动，当然带去不少钱；但是当我于十月间离家时，虽说钱已花了很不少，可是他仍被关在牢里，既不讯问，也不释放。

二十六年的旧年，我在西安。那是我离乡背井，孤零零一个

人第一次在异乡过旧年。西安的风光虽和黄河北岸我的故乡差不多，冬天有大雪、大风、严寒、冰冻，但是却没有故乡给我的那份心上的温暖。只是，如今我已记不起那年元旦我有没有落泪了；但我仍能清晰的记得我睡在一个大宿舍靠窗的铺板上：那个大宿舍大概住有三十个学生，有四年级的老学生，也有像我那样的Freshman，但因他们不像我那样土头土脑，所以我总以为新生只我一个，吓得我整天连咳嗽都不敢！

然而我记得那年除夕落了雪，而且落得很大；第二天凌晨，我在一片鞭炮声中醒来，从窗缝中吹进来的冷风，使我蜷缩在我那条单薄的被子里直抖……隔窗一望，外面白皑皑的一片，屋顶、树梢、天空，全变了颜色。于是我立刻想起家乡，想起家乡的旧年，想起那个发光的葫芦脑袋，想起那个健壮如牛的人……，可是他怎样了？

我没有再得到他一点消息，因为日本兵就在这个旧年从安阳向南继续侵略，我的故乡很快的便沦陷了。

二十年了，故乡的旧年仍活生生的浮现在我的面前，二十年真不是一个短促的岁月，但仔细一想，我却并不为我自己二十年的漂泊悲哀，因为无论如何，我总算有个故乡可以追念，但我的孩子们呢？当二十年、三十年后，他们如果亦在外寄居，他们将追想哪儿？哪儿是他们的故乡？

可喜的同伴

——四重溪小游之一

我决定再去四重溪一次，不仅是上一次游四重溪“游”得太荒唐，还因为这一次有着可喜的同伴。

“可喜的同伴”——你能猜出都是谁吗？这对你也许太困难，

我怎能苛求呢。不过在我告诉你这几位“可喜的同伴”前，我愿意再说一说上次去那儿的经验。

那次我是从台东回来，台东第一次举行县长民选，当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：所以我奉派去采访、在那儿住了一个礼拜，寂寞得心上发毛；当选举过后，报社本来要我坐飞机赶回，可是我舍不得放弃走一走这一条公路线的机会（我是乘飞机去的），所以就来了一个“抗命”，改搭公路车，车到枫港，我停下来转车，但没料到在车城等车竟等了四五小时，才好不容易的挤上一辆车，在夜色迷茫中颠颠簸簸的到达。

这一夜，我住下了，但这个小镇没有给我任何印象；假如有的话，那就是窄狭的街道，昏暗的路灯，和低矮的房舍，因此，我之不喜欢它当然不是无因了。于是，第二天一早，当天还灰濛濛亮的时候，我就挤上第一班开出的公路车走掉。

这便是我乘兴而去，败兴而返的全部经过。总计我在那个小镇停留的时间，大概不足十小时吧，因此，事后偶一想起，便觉得十分荒唐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心再去那儿一次。我要以一种忏悔和赎罪的心情，去捕捉那个山野小镇的卖点。

更何况这一次同行的，还有着可喜的同伴！可喜的同伴，那是一大群年轻人，男的女的，其中没一个硬要把自己“装饰”得“道貌岸然”，或者“凛然”不可侵犯！他就是他，她就是她，他所有的，全是上帝给予他的那些，他既不自认为比别人多一些什么，别人也没有对他“另眼”相看。就这么一群人，搭乘一辆大车，在平坦光滑的公路上向前奔驰，天是那么好，阳光是那么艳丽，于是就有人情不自禁地唱起歌。但坐在最前面的一男一女，却始终没有大声说话，原因是他们没有时间跟别人交谈，然而因为如此，他们却成了全车人谈说的对象。

“今天住房子最好抽签！”李“副官”向前面望了一眼，心怀叵测的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老顾是“参谋长”，于是就用那种长官对部属惯用

的腔调，对李“副官”大喝一声。

但是李“副官”并没有被吓一跳！这倒不是军中实行了不准打骂制度，李“副官”的胆子壮起来；而是——“参谋长”的官衔是假的，而他位居“副官”，也是心甘情愿，没有丝毫的勉强。更何况，“抽签”住房，天公地道！

“不愿意的可以不抽！”还没等李“副官”申说，“政治部主任”就接话了。那是林，他有一边说话一边哼鼻子的老毛病，所以不说话则已，一说话就显得特别忙。

“役男”第一个笑了，不过，他笑意中含有“侵略”他人的危险！因此，“参谋长”也笑起来。一笑，也就露了“马脚”，那是说他不过是“假正经”罢了。

可是，这不过是一段笑料。当晚，我们不但没有抽签住房，事实上还对那一对年轻人分外关怀，希望他们没有因为什么失眠。

而就是这么一群人，没有故意装饰自己的，真璞的，年轻的，带着艳丽的阳光，爽朗的笑，春天的气息，走向那个山野，小镇。一路上有多少不知名的红花，如茵的草，绿树，青山，跟着；而路旁的田原是丰满的，到处掀动着绿色的波浪，这是多么可爱的景色呀！没有仇恨，没有嫉妒，没有奸笑，更没有权术、阴谋……多恬静，多安详的世界呀！

因此，我相信这一次不会失望了，田原虽然还是那块田原，而绿树，红花，也没有两样；但因为有着可喜的同伴，这个世界亦就显得格外美丽起来。

风 雪 怀 乡

风雪故乡的怀念

昨日尚暖，但一夜风雨，今早起床，竟已是冬天。南国的夏

天多变幻，想不到的是冬天与夏天，也只是一宵之隔呢。

因此裹上一件旧大衣，便站在屋外窗前看天。天是灰濛濛的，虽只有一层薄薄的云，但是已经看不见太阳。太阳一出便会热起来，你说。但谁怕热呢？我们不是永远在追逐着光明吗？

任谁都喜欢光明的，但你，我，却也喜欢大风雪。只是有多少少年不曾看见过白皑皑的雪，有多少少年不曾听过狂啸的北风了呢？这儿虽也有冬天，但亦许是它来的突然，去的也太突然，因此反把那叫人怀念的风，雪，永远丢在长城彼方的大沙漠中了。

然而不管时间走过去已经多少，多远，想来该不会忘记那个可爱的家乡。那儿有远山，有大河，有蓊郁苍翠的树林，有密密茂茂炊烟四起的村庄，而尤其令人念念在怀的，是那一望无涯的大平原。

冬天，大风狂啸着，山岳，峰峦，树林，村庄，仿佛都在摇曳，都在颤动，原野是一片静寂，一片空漠，四外虽没有人的活动，但在那湿润的肥沃的地下，却有着生命的滋长。

接着，说不定只是一觉醒来，山，树，原野和村庄，都突然变成白茫茫一片，变成了银色世界。于是，清晨推窗，就会有一阵泥土的清香，从远远的地方飘来。污浊的，混沌的，尘灰飞扬的旧天地消失了。人们狂喜着，跳跃着，仿佛都已伸开两臂，和这个清新的，皎洁的，新生的大地拥抱，亲吻。这时你说，是神的赐与，是大自然的恩惠呢？可是最叫人感动的，还是一场大雪，带来的生命的喜悦。

因为就在人们看不见的大地下，小麦的麦芽，正在为这场大雪的来临，欢欣着，跳跃着，个个鼓起它们的小颈项，准备迎接那个温暖的大太阳，追逐那一片光和热呢。

而经过秋的辛劳，和播种的疲惫，大雪为农人们带来清新的空气，和舒畅的愉快。长久生活在尘灰中，忙碌在泥土上的农人们，如今有一个新的，整洁的世界了。

可是如今呢？那令人怀恋的风，雪，大地和山河，虽然依旧